



则——而不是“重复”——里得到了许多平台、创造了很多光荣，也许阶段性或者部分性地实现了所谓的超越，达成了所谓的人生辉煌，但最终你发现你可能只是被卷在一种非本质的人类习惯当中、一种人性的负面欲望织就的评价体系里、一种现代性的疲软力量里，痛不欲生。

从“重复”在时间里的意义来看，“生长”是有其的内在规律的，遵循这个规律，你才能获得生命，才能被称作生长与成长；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才能被称作“创新”。秋实老师用她自己的一辈子的行走，践行了这个生命本质规律，这种与远古接壤的学人精神，也成为我的职业方向与生命向度。

这沉思引我回到过去。

我刚通过全国人才招聘入职南州中学的第一天，第一次见到秋实老师，她盘着发，端庄不可侵犯，温婉里气质尖锐，一位特别像老师的老师——我突然羞愧不已，为自己不久前还沾沾自喜的落拓不羁，那种要把牛仔裤故意剪出几个洞来挺立出自己的不懂事的年轻。“南州中学是个大气的地方，你安心在这里生活，工作；这里的人文传统一直保存得特别好，所以即便有人想搞小动作，也会被这里感化了。”这大致就是秋实老师当时的原话，因为印象特别深刻，所以二十年过去了，我记忆犹深。这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“传承”在职业上的价值。

后来有一次市级语文教研活动放在我校，记得主题是“议论文的新写作”，当时有个重点中学的名师过来开了一节现场写作指导课，我坐在秋实老师身边，我们一起坐在第一排。开课老师本身也是个清洁真实的人，暗地里心向往之，今天能亲聆授课，正是仰望不已。课至一半，学生不断地上台去演示根

据老师的方法续写的议论片段，秋实老师按捺不住了：“这课怎么能这么上！作文是机械化贴标签吗？能按照一个模子去加思想？思想是一种程序化结果吗？这叫创新课？！作文能这么创新？！”台上的授课老师听见没有我不知道，但台下听课的老师该是会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大家早就习惯了秋实老师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坦诚真实，继续风平浪静地听课。会后，秋实老师引起了一场关于写作的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教学讨论，大家讨论得很认真。当场就“喷”，不平则鸣，这种阵势在今天的教研活动当中大概是会非常稀少的了，但在当时，秋实老师的确引领了认真做事、不论其他的行事风习，尽管专业意见十分犀利，讨论也是毫不留情，但同仁们和谐友爱，十分温暖。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代，一个南州语文教育界精神挺立、价值传承的时代，一个属于学人的时代，一个有骨头有温度的时代。

“面对实事本身”（胡塞尔），这本是一种哲学精神，只是我们今天的人想要直接飞升，忘记西天取经必要通过面向大地、行走人间的踏实与诚恳，天上人间的法则本是一体同源，只有将人间普适价值做到极致，才能走向天上的世界。

时间才是最终的见证人与评判者，在秋实老师退休之年前后，时间“忍无可忍”地将这位不愿追名逐利的老师刻在南州中学的纪念馆的墙上，上面写上了：黄秋实，南州中学语文教师，教龄33年，班主任年限33年，被授予终身班主任奖、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。

中秋将至。“凯鲁，我给你寄了两盒月饼，一盒给你，一盒你替我给秋实老师送去好吗？”亚克从安营打来电话，她从南州去那个遥远的地方好多年了，一年也不一定能回来一次，但她一定记着我，记

着我的孩子，一定会央求我去看望秋实老师。她就是秋实老师标准版的学生，一个顾念旧情的简单质朴的人。她从南州教育里辞职以后，在安营做一个心灵书店，常来信信息认真地问我她的书会拟题合适否，书会的广告词得体否，甚至问清楚一个标点正确与否，她就是个好学生，四十多岁了，仍然是个认真的学生。读书认真的人，遇到尘世的事就会慌张，亚克常问我那个被她遗落在南州的房子该怎么处置的事，是租了还是卖了啊，你倒是给我个主意啊，这个生意对我啊，简直觉得太难太难了，我没那个脑啊，一遇到租客跟我谈事情啊，啊啊，我就害怕，我哪是他们的对手啊，我觉得人太复杂了啊……哭笑不得，亚克就是这么个人，活到四十多岁了，还是个真诚到“没有市场”的孩子。我跟亚克并不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但我们因为秋实老师我们超越了单位的那一道墙，情同姐妹；而秋实老师，就像我们共同的家人。

秋实老师退休很多年了。我熟门熟路地摸过去，她已经站在门口张望了，“哎呀，怎么又拎这么多东西来！多重啊，你一个人，真的是真的……”情不自禁去抱住她老人家，阳光下，她还是那么健朗，浑身上下都是温暖的气息，像妈妈一样。“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吃一碗热的……”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桂圆鸡蛋端上来，这该是炖了很久的甜汤，“吃呀吃呀！”秋实老师坐在那儿满眼笑意地看着我，像看着一个回家的孩子，眼有点热，我低下头去，不让她看见我涌出的热浪。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，还像从前一样，她并没有老——不，她不会老，她是老南中那个久远之前的精神，她是新南中蓬勃热力的灵魂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温州中学）

责任编辑 李 淳